

ZHONG HUA WEN XUE MING ZHU BAI BU

WEN XUE MING ZHU BAI BU

中华 文学 名著百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齐豫生
夏于全

主编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第四十四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杜芳清

封面设计：张诗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. 第 44 部, 古典散文篇/齐豫生, 夏于全主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0. 4

ISBN 7-5371-3677-7

I. 中... I. ①齐... ②夏... II. 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

N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8824 号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齐豫生 主编
夏于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 83000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 册

ISBN7-5371-3677-7/I·1347 全套定价: 398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

第四十四部书目

曾国藩家书(下) (323)

第四十四部目录

曾国藩家书·下

卷 六..... (323)

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

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堤舟中

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武昌抚署

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弋阳将拔营时发

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双港行营

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

咸丰九年六月三十日

咸丰十年五月初四日

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

卷 七..... (370)

咸丰十年六月初十日

咸丰十年七月十五日

咸丰十年十月初五日

咸丰十年十月二十日

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休宁城中

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四日

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五日

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

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

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

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

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

- 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九日
- 卷八..... (416)
- 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
-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
-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
- 同治元年六月初四日
- 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
-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
-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
-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
-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
-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夜
- 卷九..... (468)
- 同治元年(壬戌)十二月二十二日
- 同治二年二月十四日金陵在胜关舟次
- 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三日
- 同治二年十月十七日
- 同治三年正月十四日
-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
- 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
-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
- 卷十..... (520)
- 同治三年七月初四日
-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-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洪泽湖东口
-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五日
-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临淮
- 同治六年(丁卯)正月初二日
- 同治六年五月初十日行次归德府
- 同治九年(庚午)十二月廿一日
- 同治十年(辛未)正月二十五日
- 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

曾国藩家书 下

卷 六

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四月初五日得一等归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

兄回忆往事，时形悔艾，想六弟必备述之。弟所劝譬之语，深中机要“素位而行”一章，比亦常以自警。只以阴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即一无所思，已觉心慌肠空，如极饿思食之状。再加以憧扰之思，益觉心无主宰，怔忡不安。

今年有得意之事两端：一则弟在吉安，声名极好，两省大府及各营员弁、江省绅民，交口称颂，不绝于吾之耳。各处寄弟书及弟与各处禀牍信缄，俱详实妥善，犁然有当，不绝于吾之目。一则家中所请郑、葛二师，品学俱优，勤严并著。郑师终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根柢，而又曲合时趋，讲书极明正义，而又易于听受。葛师志趣方正，学规谨严，小儿等畏之如神明。此二者，皆余所深慰！虽愁闷之际，足以自宽解者也。第声闻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，近在军营，亦获虚誉。善始者不必善终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。誉望一损，远近兹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务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治军之道，总以能战为第一义。倘围攻半岁，一旦被贼冲突，不克抵御或致小挫，则令望隳于一朝。故探骊之法，以善战为得珠。能爱民为第二义，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。愿吾弟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。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，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。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，过于保惜；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尔摧沮。此次军务，如杨、彭、二李、次青辈，皆系磨练出来。即润翁、罗翁，亦大有长进，凡

于一日千里！独余素有微抱，此次殊乏长进。弟当趁此增番识见，力求长进也。

求人自辅，时时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难，往时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钦敬，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？弟常常以求才为急，其闾冗者，虽至亲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。

余自四月来，眠兴较好。近读杜佑《通典》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。惟目力极劣，余尚足支持。

再，迪安嘱六弟不必进京，厚意可感！弟于迪、厚、润、雪、次青五处宜常常通问，恽廉访处，弟亦可寄信数次，为释前怨。

《欧阳文忠集》，吉安若能觅得，望先寄回。

咸丰八年四月十七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四日胡二等归，接弟初七夜信，具悉一切。

初五日城贼猛扑，凭壕对击，坚忍不出，最为合法。凡扑人之墙，扑人之壕，扑者，客也，应者，主也。我若越壕而应之，则是反主为客，所谓致于人者也；我不越壕，则我常为主，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。稳守稳打，彼自意兴索然。峙衡好越壕击贼，吾常不以为然。凡此等处，悉心推求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迪安善战，其得诀在“不轻进，不轻退”六字，弟以类求之可也。

夷船至上海天津，亦系恫喝之常态。彼所长者，船炮也；其所短者，路极远，人极少。若办理得宜，终不足患。

报销奏稿及户部复奏，即日当缄致诸公，依弟来书之意。将来开局时，拟即在湖口水次盖银钱所。张小山、魏召亭、李复生诸公，多年亲依该所，现存银万余两，即可为开局诸公用费，及部中使费。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，但得伯符、小泉二人入场，即可了办。若六弟在得较久，则可至局中照护周旋；若六弟不在得阳，则弟克吉后回家一行，仍须往该局，为我照护周旋也。至户部承书，说定费资，目下筠仙在京似可料理。将来胡莲舫进京，亦可帮助。

筠仙顷有书来，言弟名远震京师。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弟须慎之又慎！兹将原书抄送一阅。

家中四宅大小平安。兄夜来渐能成寐。先大父、先太夫人，尚未有祭祀

之费。温弟临行，捐银百两，余以刘国斌之赠，亦捐银百两，弟可设法捐资否？四弟、季弟则以弟昨寄之银内提百金为二人捐款。合之当业二处，每年可得谷六七十石。起祠堂，树墓表，尚属易办。

吾精力日衰，心好古文，颇知其意而不能多作。日内思为三代考妣作三墓表，虑不克工，亦尚憚于动手也。

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，或另买二宅作住屋，即以腰里新屋为祠，亦无不可。其天家赐物及宗器、祭器等，概藏于祠堂，庶有所归宿。将来京中运回之书籍及家中先后置书，亦贮于此祠。吾生平坐不善收拾，为咎甚巨！所得诸物，随手散去，至今追悔不已！然趁此收拾，亦尚有可为。弟收拾佳物较善于诸昆，从此益当细心捡点，凡有用之物，不宜抛散也。

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一日接手书，知九江克复，喜慰无量！迪安专人来报十八夜始到。润芝中丞递报二十日到。屠戮净尽，三省官绅、士民，同为称快。从此抚、建、吉安贼胆愈寒。吉贼颇悍，常有出濠死斗，攻扑营盘之意，宜时时防备。弟之职分，以战守为第一义，爱民次之，联络上下官绅及各营弁勇又次之，已屡言之矣。务望持之以恒，始终如一为要！

前书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费，不知弟意以为然否？如此举有成，则此后凡有书籍、法贴、钟鼎、彝器、皆可存置祠中。先世之积累稍立基业，吾兄弟之什物有所归宿，即如弟寄回之《二十三史》、许仙屏《书谱》皆可收存，为之目录。若家运隆盛，将来收积之物，兄弟子姓，继续承承，尚当不替也。

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五月二日接四月二十三寄信，借悉一切。

城贼于十七早，二十日、二十二夜均来扑我濠，如飞蛾之扑烛，多扑几次，受创愈甚，成功愈易。惟日夜巡守，刻不可懈。若攻围日久而仍令其逃窜，则咎责非轻！弟既有统领之名，自应认真查察，比他人尤为辛苦，乃

足以资董率。

九江克复，闻抚州亦已收复，建昌想亦于日内可复。吉贼无路可走，收功当在秋间，较各处独为迟滞。弟不必慌忙，但当稳围稳守，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，只求不使一名漏网耳。若似瑞临之有贼外窜，或似武昌之半夜潜窜，则虽速，亦为人所诟病。如九江之斩刈殆尽，则虽迟，亦无后患。愿弟忍耐谨慎，勉卒此功，至要，至要！

余病体渐好，尚未痊愈，夜间总不能酣睡。心中纠缠，时忆往事，愧悔憧扰，不能摆脱。

四月底，作先大夫祭费记一首，兹送交贤弟一阅，不知尚可用否？此事温弟极为认真，望弟另誉一本，寄温弟阅看，此本仍便中寄回。盖家中抄手太少，别无副本也。

弟在营所寄回银，先后均照数收到。其随处留心数目多寡，斟酌妥善。余在外未付银至家，实因初出之时，默立此誓，又于发州县信中，以“不要钱，不怕死”六字自明，不欲自欺其志。而今老父在家受尽窘迫，百计经营，至今以为深痛！弟之取与，与塔、罗、杨、彭、二李诸公相仿，有其不及，无或过也。尽可如此办理，不必多疑。

顷与叔父各捐银五十两，积为星冈公，余又捐二十两于辅臣公，三十两于竟希公矣。若弟能于竟公、星公、竹公三世各捐少许，使修立三代祠堂，即于三年内可以兴工，是弟有功于先人，可以盖阿兄之愆矣。修祠或即用腰里新宅，或于利见斋另修，或另买田地，弟意如何？便中复示。公费则各立经管，祠堂则三代共之，此余之意也。

初二日接温弟信，系在湖北抚署所发。九江一案，杨、李皆赏黄马褂，官、胡皆加太子太保。想弟处亦已闻之。

温弟至黄安与迪庵相会后，或留营，或进京，尚未可知。

弟素体弱，比来天热，尚耐劳否？至念，至念！羞饵滋补，较善于药，良方甚多，胜于专服水药也。

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

沅弟左右：

昨信书就，未发。初五夜五六等归，又接弟信，报抚州之复。他郡易而吉州难，余固恐弟之焦灼也。一经焦燥，则心绪少佳，办事不能妥善。余前

年所以废弛，亦以焦燥故尔。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。

余前言弟之职以能战为第一义，爱民第二，联络各营将士各省官绅为第三。今此天暑困人，弟体素弱，如不能兼顾，则将联络一层，少为放松，即第二层亦可不必认真，惟能战一层，则刻不可懈。目下濠沟究有几道？其不甚可靠者尚有几段？下次详细见告。九江修濠六道，宽深各二丈，吉安可仿为之否？

弟保同知花翎，甚好甚好！将来克复府城，自可保升太守。吾不以弟得升阶为喜，喜弟之吏才更优于将才，将来或可勉作循吏，切实做几件施泽于民之事。门户之光也，阿兄之幸也！

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三日安五等归，接手书，借知一切。

抚、建各府克复，惟吉安较迟，弟意自不能无介介。然四方围逼，成功亦当在六七两月耳。

澄侯弟往永丰一带吊各家之丧，均要余作挽联。余挽贺映南之夫人云：“柳絮因风，阆内先芬堪继武（姓谢）；麻衣如雪，阶前后嗣总能文。”挽胡信贤之母云：“元女太姬，祖德溯二千余载；周姜京室，帝梦同九十三龄（胡母九十三岁）。”近来精力日减，惟此事尚觉如常。澄弟谓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。

袁漱六之戚郑南乔自松江来，还往年借项二百五十两，具述漱六近状。官声极好，宪眷极渥，学问与书法并大进，江南人仰望甚至。以慰以愧！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，不乱用钱，是以人心不附。仙屏在营，弟须优保之，借此以吸引人才。余未能超保次青，使之沉沦下位，至今以为大愧大恨之事！仙屏无论在京在外，皆当有所表见。成章鉴是上等好武官，亦宜优保。

弟之公族、信启，俱大长进。

吴子序现在何处？查明见复，并详问其近况。

余身体尚好，惟出汗甚多。三年前虽酷暑而不出汗，今胸口汗珠累累而肺气日弱，常用惕然！甲三体亦弱甚，医者劝服补剂，余未敢率尔也。弟近日身体健否？

再者，人生适意之时，不可多得。弟现在上下交誉，军民咸服，颇称适

意，不可错过时会，当尽心竭力，做成一个局面。圣门教人不外“敬”、“恕”二字，天德王道，彻始彻终，性功事功，俱可包括。余生平于“敬”字无工夫，是以五十而无所成。至于“恕”字，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。近岁在外，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，又因本性倔强，渐近于愎。不知不觉，做出许多不恕之事，说出许多不恕之话，至今愧耻无已！弟于“恕”字颇有工夫，天质胜于阿兄一筹。至于“敬”字则亦未尝用力，宜从此日致其功，于《论语》之“九思”，《玉藻》之“九容”，勉强行之，临之以庄，则下自加敬。习惯自然，久久遂成德器，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，四五十而无闻也。

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正七归，接一信；启五等归，又接一信；正七以疟故，不能遽回营；启五求于尝新后始去。兹另遣人送信至营，以慰远廛。

三代祠堂，或分或合，或在新宅，或另立规模，统俟弟复，吉后归家料理。造祠之法，亦听弟与诸弟为之，落成后，我作一碑而已。

余意欲王父母，父母改葬后，将神道碑立毕，然后或出或处，乃可惟余所欲。目下在家，意绪极不佳。回思往事，无一不惭愧，无一不褊浅。幸弟去秋一出。而江西、湖南物望颇隆，家声将替自弟振之，兹可欣慰！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望弟慎之又慎！总以“克终”为贵。

家中四宅大小平安。二十三、四大水，县城永丰受害颇甚，我境幸平安无恙。

弟寄归之书，皆善本，林氏续选古文雅正，虽向不知名，亦通才也。如有《大学衍义》、《衍义补》二书可买者，望买之。学问之道，能读经史者为根柢。如两《通》（杜氏《通典》，马氏《通考》）两《衍义及本朝两《通》（徐乾学《读礼通考》，秦蕙田《五礼通考》）皆萃《六经》诸史之精，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，或熟其一二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。家中现有四通而无两衍义，祈弟留心。

弟目下在营，不可看书，致荒废正务。天气炎热，精神有限，宜全用于营事中也。余近作宾兴堂记，抄稿寄阅。久荒笔墨，但有间架，全无精意，愧甚愧甚！

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初一日专人至吉营送信。初二夜接弟来信，论“敬”字义甚详，兼及省中奏请援浙事，劝余起复。是日未刻，郭意城来家述此事骆中丞业出奏矣。初三日接奉廷寄，饬即赴浙办理，与骆奏适相符合。骆奏二十五日发，寄谕二十日自京发也。圣恩高厚，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，又令起复，以免避事之责，感激之忱，匪言可喻！兹定于初七日起程，至县停一日，至省停二三日。恐驿路迂远，拟由平江、义宁以至吴城。其张运兰、萧启江诸军，约至河口会齐。将来克复吉安以后，弟所带“吉”字营即由吉东行至常山等处相会。先大夫少时在南烧香，抽得一签云：“双珠齐入手，光彩耀杭州。”先大夫尝语余云：“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。”今吾与弟赴浙剿贼，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乎？

此次之出，约旨卑思，脚踏实地，但求精而不求阔。目前张、萧二军及弟与次青四军，已不下万人，又拟抬船过常、玉二山，略带水师千余人，足敷剿办。此外在江各军，有饷则再添，无饷则不添，望弟为我斟酌商办。

办文案者，彭椿年最为好手。现请意城送我至吴城，或至玉山。公族私函，意城均可料理。请仙屏即日回奉新，至吴城与我相会。其彭椿年、王福二人，弟随留一人，酌派一人来兄处当差，亦至吴城相会。余若出大道，则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；若出捷径，则由义宁、吴城以至河口。许、彭等至吴城，声息自易通也。

应办事宜及往年不合之处，应行改弦者，第一一熟思，详书告我。

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六月十四日接弟初二日信，十六日又接初八日信，借悉一切。

所有应复事件，分布如左：

（一）余十二日到省，拜客会客，几无暇晷。定于十九日起行，坐船至湖北，停住三五日；至湖口，住三五日；然后至河口，会齐诸军，始行入浙。

（一）定调之军张凯章、朱南桂、胡兼善、萧浚川，此谕旨所派，骆奏

所指者也。浚川久劳于外，疲病日甚，有亲未葬，兹已奏明，准假两月，令其回籍。其军派人暂行摄领，带至河口，俟余至河口或先带入浙，或待萧假旋，再行带赴浙中，均无不可。自此二军之外，又调吴翔冈之千二百人，又至李迪庵处拔调一千人，马队百人。浚川现统四千人，拟令汰选，仅留二千人，合之张、朱、胡、吴、李，已八千矣，皆精兵，再加次青一军，则逾万矣。吉安克后，再加弟军及刘腾鹤军，则万四五千矣。嫌其太多，尚须选汰。水师但调舢板六十号过玉山，至多不满千人。水陆合计，与弟条陈之数相符。

(一) 吉安不能遽克，弟与兄不能即日相会，未得面叙一切，深为怅怅！若六月克复，则请弟坐船来吴城先与兄相会一次，然后回家一行，在家小住月余，再至浙中提调一切。若不速克，则常常通信，总以雪琴水师为枢纽。

(一) 起程日期一摺，于十七日自省拜发，折稿附寄一阅。骆中丞前奏请起复赴浙之摺，于十五日奉则朱批，嘉其符合圣意，不分畛域，谕旨褒赞，兹亦抄阅。

(一) 营务处已派王人瑞太守，左公及霞老意也。凡属湘勇，人瑞均可联络。侦探所名目，则照弟之条陈，不复立矣。提调亦难其人，俟弟到营时任之。其稽查各员，颇难得此公明之选，弟可于吉安留心访之。

(一) 派来之人，朱、萧、李、杨尚未到省，余五、戈什哈皆于十六日到长沙。此后弟有信，可派人径送湖口。兄至湖口，大约在七月中也。

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堤舟中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十七日接弟一缄，知弟小有不适，比已痊愈否？至念至念！

余十九日自长沙启行，夜宿青油望，二十夜宿上星港，二十一宿岳州，二十二宿新堤，阻风半日。南风太久，恐北风亦难遽止也。

弟封还余寄者公一书，而另以一书附去，所论皆正大之至。弟能如是见理真确，兄复何患哉？惟吴某曾以一缄，分诉于余，余许为之关白。复书去仅二日，而自背其说，亦有未安，当更详之耳。

弟前后两信所言皆极当，特余精力甚倦，不克力行，日日望弟来助我也。

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武昌抚署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在岳州曾寄一缄，不知到否？

余于二十二日到新堤；二十四至武昌，寓胡中丞署内，商议一切。应酬数日，初一日可赴下游。

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，二十五日拔营。自薪水前进，已约其在巴河等候会晤。巴河在黄州下四十里，去鄂垣二百二十里也。

浙中之贼，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城，言衢州解围，江山、常山并已收复。不知其尽窜闽中，抑系分扰浙东？看来浙事亦易了耳。

余身体平安。到湖口时，大约在七月初八、九。自家起行至岳，皆值酷暑。近数日稍凉，略觉健爽。从此新秋益凉，或可日就安泰。

第七月上旬有信，可专人送至吴城、饶州等处。

咸丰八年七月初七日兰溪发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在武昌发第二十五号信，不知何日可达？

兄此出，立有日记簿，记每日事件，兹钞付一览，可得其详。此后凡寄家书，皆以此法行之，庶逐一悉告，不至遗漏。

余于初二日至巴河晤温弟，初四日晤迪庵，初六日晤希庵，彭雪琴、唐义渠皆自下游来迎，可谓胜会。厚庵于六月十一日下攻芜湖，二十七日仍收队回至安庆。余至湖口，或可一见。余与温弟、迪、希、雪、霞诸公商酌一切，皆已就绪。惟温、希胡中丞之意，欲余于营盘附近另觅一县城驻扎，迪、霞之意，欲即于营盘内驻扎；二者尚无定见。

报起程日期一摺，初五日在巴河奉到朱批：“汝此次奉命即行，足征关心大局，忠勇可尚！俟到营日，将如何布置，进剿机宜，由驿具奏可也。钦此。”圣恩奖借，报称维艰，精力日亏，恐不堪事。只望吉安克复，弟早来浙中相助，则兄诸事得以整理矣。

古来围城亦有三五年不破者，吉贼无路可窜，势不能不尽力死守。望弟

勿过于焦急，总宜静心忍耐，至要至要！

咸丰八年七月十四日 湖口水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久未接弟安报，不知近状何如？余在兰溪发一信，由湖北寄左季翁转致，不知得到否也？

初九日与迪、希别。十一日至九江，一祭塔公祠。十二日至湖口。

厚庵近日体气稍逊。雪琴则神采奕奕，在湖口新修水师昭忠祠，土木之工，一一皆亲手经营，嘱余奏明。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，亦嘱余一奏。余拟会杨、李銜奏之。迪庵又欲于湘乡立忠义祠，亦将一会奏也。

胡中丞之太夫人（姓汤）于十一日辰刻仙逝。水陆数万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，一旦失所依倚，关系甚重。余拟送幛一、联一、银二百皆书余与温、沅名。玉班兄丁艰，弟如何致情？望速示。

再，兄于近日受暑，夜间又感受风露，体中小有不适，请焦听堂诊治，服药两帖，已愈矣。闻弟病症，不知痊愈否？罗逢元言尚未愈；韩升之兄言服成章鉴之方已十愈八九，澄侯信言十六日全好；则尚未悉后小有反复也。七月以来，不审全复元否？体气素弱，不宜多服克伐之剂，而有病在身，又不宜服补剂，殊为惦念！吉安克复，尚无把握，千万不可焦急。日慎一日，以求其事之济。一怀焦愤之念，则恐无成耳。千万忍耐，千万忍耐！

“久而敬之”四字，不特处朋友为然，即凡事亦莫不然。至嘱！

咸丰八年七月二十日 江西省河下

澄季两弟左右：

兄于十二日到湖口，曾发一信，不知何时可到？

胡蔚之奉江西耆中丞之命，接我晋省。余因于二十日自湖口开船入省，杨厚庵送至南康，彭雪琴径送至省，诸君子用情之厚，罕有伦比！

浙中之贼，闻已全省肃清。余到江与耆中丞商定，大约由河口入闽。

家中种蔬一事，千万不要怠忽！屋门首塘养鱼，亦有一种生机。养猪亦

内政之要者。下首台上新竹，过伏天后，有枯者否？此四事者，可以覩人家兴衰气象，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。见四在我家，每年可送束修钱十六千。余在家时曾面许以如延师课读之例，但未言明数目耳。

季弟生意颇好，然此后不宜再做，不宜多做，仍以看书为上。

余在湖口病卧三日，近已痊愈，尚微咳嗽。癖疾久未愈，心血亦亏，甚颇焦急也！

久不接九弟之信，极为悬系！见其初九日与雪琴一信，言病后元气未复，想比已痊愈矣。

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瑞洪丹次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在湖口专丁送去一缄，至南昌由驿递发去一函，均接到否？不接我弟家信已四十日，焦灼之至！未审弟病已痊愈否？

余于二十四日出省城登舟，二十五日开船，二十六午刻至瑞洪。闻吴国佐二十七、八可至南昌，故在此少为等候。

兹因谢兴六赴吉安之便，再寄一缄，询问近状。如吉安尚无克复之耗，千万不必焦急。达生编六字诀，有时可施之行军者，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。余向来虽处顺境，寸心每多沈闷郁抑，在军中尤甚。此次专求怡悦，不复稍存郁损之怀。《晋》初爻所谓“裕无咎”者也。望吾弟亦从“裕”字上打叠，此心安安稳稳。顺问近好！

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

沅浦九弟左右：

八月一日罗逢元专丁归，接第二十四日信，知弟病渐痊愈复元。自长沙开船后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书，至是始一快慰！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专人送信来兄处者，则至今尚未到，不知何以耽搁若是？

余自二十五日自江西开船，二十六至瑞洪，二十八日就谢弁之便寄信与弟。八月初二日至安仁，初四日至贵溪，王人瑞、张凯章及萧浚川之弟萧启源均在此相候。初六、七，可至河口，沈幼丹、李次青皆良觐不远矣。